

· 冀望 ·

八一四的見證

七十七年前（一九三七年）八月十四日的下午，在上海有一年方十歲的顧姓少年與父母三人，同赴黃浦江邊觀看日本軍艦，因為聽說當天清晨駐上海日軍被中華民國空軍突襲，經轟炸後損失慘重；而日軍為增強兵力，又開進了數艘戰艦，其中還包括了「出雲號」。

顧姓少年一家三口到達江邊時約下午四點左右，江邊早已聚集了不少看熱鬧的群眾；當時天霧濛濛，只見十幾艘巨艦泊在江心，朦朧中看不清楚模樣，只覺得有一艘特別巨大。這時，突然傳來轟隆隆的巨響，接著看見江中日艦巨砲和機槍齊聲大作對空射擊，緊接著天邊飛來數架戰機，冒著日軍猛烈砲火，俯衝投彈，一時炸彈、砲彈齊飛，火燄衝天，濃煙四起，江中一片火海。就在此時，人群中爆發出如雷的歡呼和掌聲，原來被日軍欺壓已久的上海中華民國老百姓，終於盼到我英勇空軍展開反擊，一吐往日被欺壓的怨氣而歡呼起來。

由於砲火激烈，而遠處的天邊似乎尚有數架戰機正在接近，本來圍觀的群眾惟恐被流彈所傷，驚慌失措的開始撤離，於是顧家三口也跟著人潮離開，少年依依不捨的邊走邊望著遠去的戰機，但是他作夢也沒想到，那領頭俯衝投彈，機身漆著一一〇一號戰機的中尉飛行員——年方二十六歲，尚未結婚的龔穎澄隊長，二十年後竟會是他的岳父大人。

而這個男孩不是別人，正是我的姊夫，今年高齡八十七歲，目前住在臺北汐止的顧亨利先生。

話說回來，就當顧家三口搭上公車回家，行經大世界戲院時，外頭突然傳來一聲爆炸巨響，爆炸地點非常接近公車，其威力使車身有被震離地面的感覺；返家後才知，有兩枚炸彈自一架受傷的中華民國戰機掉落在大戲院前，死傷慘重。而顧家所搭乘之公車若延後幾秒經過，恐也是非死即傷，生死一瞬間也。

家父的日記有一段是如此寫著：下午三時，余又帶領六機，再度出擊轟炸楊樹浦及匯山碼頭之敵軍；余率第一小隊，右邊顧兆祥、左側許箕炳，到達松江上空，高度四千呎，直撲浦東，但可惡的雲層擋在前面，只得穿雲而下，貼地飛行，不久看到



時任父親龔穎澄
空軍第2大隊11
中隊隊長戎裝照。

楊樹浦，浦江中正橫著數艘大軍艦。向右一望，顧分隊長向我笑笑，表示他也看到底下的情況，周分隊長的第二小隊緊隨在後，正密切注視著我的飛機動作，到達浦江上空開始投彈，敵艦砲火也在飛機四週開花冒煙，火力之猛生平未見，突然余座機右前油箱被砲彈擊中，緊繃的神經方回過神來，立即撥轉機頭向美租界飛去，顧兆祥和葉雲喬的七號機不知去向，回到廣德方知顧之七號機被擊中發動機迫降虹橋機場，而許箕炳的機尾中了一顆開花彈，我第一分隊三架飛機都受傷。周分隊長的第二隊，躲避快，路線好，全部安返。

父親的日記與姊夫身歷其境的描述，呈現了一幅我空軍在八一四當天，於上海對日作戰的陸空完整畫面。根據父親的日記和空軍史料，當天下午有兩架戰機迫降虹橋機場，首先落地的是十一中隊一一〇七號機，飛行員顧兆祥（空官三期）轟炸員葉雲喬

（五期），隨後第九中隊九〇七號機也落地，飛行員祝鴻信（三期），轟炸員任雲閣（六期），但任雲閣於降落時，已因被擊中胸口而陣亡，祝員則左手臂重傷於機艙中動彈不得，經顧、葉兩位協助方脫離機身。

一一〇七號機是父親的僚機，隨著長機完成投彈，機上理因無炸彈餘留，而九〇七號機在接近目標上空之前被日軍的水上飛機發現，自後方偷襲成功，重創我機並將任雲閣打死。筆者認為，那兩枚炸彈應為祝鴻信所駕駛的九〇七號機，於迫降虹橋途中掉落，此一慘劇在一般史料中皆輕筆帶過，沒有追查責任的紀錄。

筆者認為，祝先生背負著誤炸我國老百姓的罪名，一定感到愧疚萬分；但當時他身受重傷，後座任雲閣亦已陣亡，能將搖搖欲墜的戰機成功迫降已殊不易，兩顆炸彈是如何掉落，我想當時身受重傷的祝老前輩也未必清楚吧！

回顧八年抗戰，我無辜老百姓死於戰火（不分敵我）中的何止千萬，若沒有日本侵略我國引起戰爭，我中華民國豈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民死於飛來橫禍？這筆血債百分之百要算在日本侵略者的頭上，希望祝老前輩可以釋懷。

我的美籍教官——泰勒爾

·九四老人·
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，我在美國雷鳥機場飛初級時，飛行教官名叫泰勒爾。他個子不高，心地善良，是一位民航老飛行員，一位和藹可親的長官，更像一位慈祥的老公公，與他接觸後，讓人感到分外親切。我能遇上這樣一位好教官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泰勒爾教官沒有兒女，他對師母的生活照顧十分周到。他曾買過一架小飛機，方便假日陪師母飛赴各處遊覽；之後，飛機玩膩了，將飛機賣掉，換成一部旅遊車。那年四月的某個星期天，我與曹麟根學長都放了單飛，教官為慶祝我倆單飛，連同師母四人共乘他心愛的旅遊車，開往雷鳥機場附近的一個公園內，讓我們見識見識，參觀他的旅遊車廂，車廂雖小，但裡面臥室、客廳、廚房及衛生間等一應俱全，真讓我們大開眼界。

開頭曾說過，初級飛行時有幸遇上這位暨和藹又有耐心的好教官，否則，像我這個不通英語，初到美國學飛的放牛娃，不停飛才怪呢？幸好老天有眼，讓我遇上了恩師泰勒爾。在

初飛時，當我心情緊張、飛不好，急得滿頭大汗，不知如何是好時，泰勒爾教官會在前座拿著話筒，親切地對我說放輕鬆點、不要緊張等安撫的語句，我就是泰勒爾恩師如此不厭其煩，細心、耐心地教導與薰陶下，完成初級飛行階段。這對我日後擔任空軍官校飛行教官。有很大的影響，因為我就是用泰勒爾教官耐心地帶飛方法去帶飛初學者，並數次獲選為優良教官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十幾年前，美國雷鳥機場全體飛行教官組團來臺訪問。當時，我空軍退伍軍人協會負責人張維列將軍，自臺北打電話給我，希望在雷鳥機場飛過的同學都能來臺北接待自己的教官。當時，我非常高興並答應準時到達。可是令人遺憾的是，在歡迎酒會中，我找遍了整個會場，始終沒尋著恩師泰勒爾。最後，詢問之下才獲知原來泰勒爾教官已於一年前仙逝了，聽到這不幸的消息，我感到十分悲傷。在失望與悲痛之餘，我只好默默祈禱：「願恩師泰勒爾教官永遠安息！」